



蘇聯的銀行 與貨幣

東北財經委員會
調查統計處譯

中南華書店印行

編者前言

這裏共收集了四篇有關蘇聯的銀行與貨幣的論文，都是過去曾在『國際經濟』月刊上發表過的。

銀行和貨幣問題，不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建設工作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裏，仍舊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武器。因此，對於這些新社會建設的武器與工具，我們一定要具有正確的認識，和懂得怎樣去掌握管理。對此，我們同樣應該向蘇聯學習，學習以馬列主義的觀點，分析和處理這方面的綜雜交錯的理論與實際問題。

這本小冊子，就是在這一目的下出版的。我們希望它會有助於財經工作同志的學習。在譯文方面，如有不當之處尙望各方面予以指正！

『國際經濟叢書』編委會

目 錄

社會主義社會中貨幣的必要及其本質	(1)
貨幣流通與國家銀行的任務	(21)
蘇聯在1922年到1924年間的幣制改革	(48)
一九四七年的蘇聯幣制改革	(87)
蘇聯儲蓄銀行的任務和使命	(111)

社會主義社會中

貨幣的必要及其本質

卡滋羅夫

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證實了馬列主義理論的基本原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貨幣是不可缺少的，在轉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貨幣也具有很大的作用。

把貨幣當作工人階級專政的工具而能運用得如此成功，這是列寧與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貨幣理論的結果。我們說明蘇維埃貨幣在各階段的作用時，曾指出列寧與斯大林的蘇維埃貨幣理論，如何為實踐指明了正確的道路。

一切改良主義者解釋馬恩貨幣理論時，總要抹殺它的革命本質。他們（如希法亭，林納之流）想把貨幣看成與階級關係毫無關聯的、形式的、表面的東西。他們想像中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貨幣，是排除了各種現實矛盾的東西，是調和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一種工具。改良主義者曾把貨幣視為一種能使資本主義計劃化成功的手段。

但是，馬恩的貨幣理論，不過是他們關於資本主義運動法則的一般革命理論的一部份。馬恩的經濟學說，說明

了商品經濟與貨幣流通的各種矛盾，如何在它本身的發展中產生了資本主義。

貨幣的權力產生資本的權力。馬克思與恩格斯曾再三強調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貨幣具有資產階級工具的意義。貨幣不但不能消除商品經濟的各種矛盾，反而在新的基礎上造成了擴大這些矛盾的各種條件。但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當然不會因此就主張：貨幣與資本可以混為一談，要剷除資本主義，就應首先廢除貨幣，正像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

列寧與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特別是研究了貨幣的階級作用問題。

列寧在為反對民粹派而寫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明確地指出了貨幣如何成為發展各種資本主義關係的工具。貨幣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把商品生產者分化為富有者與赤貧者。在商品資本主義制度下，貨幣是經濟自然發展的最重要工具，通過這種工具，價值法則纔起作用。所以，貨幣是站在商品生產者背後計算社會勞動的手段。貨幣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是一種社會的力量，是資產階級榨取無產者的武器。

列寧的研究不僅限於由單純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時的貨幣作用問題。他還闡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而揭露了帝國主義時代的貨幣作用。他指出，資本家的獨占，就是把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生活部門都壟斷在自己的手中。為了加強對勞苦大眾的

剝削，金融寡頭廣泛地利用着貨幣流通的槓桿。爲數極少的資本家，藉助於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托拉斯爲所欲爲，他們利用貨幣貶值，來竭力減低勞苦大眾的實際工資及其生活水平。

列寧的這些理論，由各資本主義國家後來的全部發展史完全證實了。舉凡爲減低工資而普遍地實行貨幣貶值，爲加強榨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而利用貨幣制度等辦法，在資本主義的危機發展期間，都曾以向所未有的規模進行過。

列寧與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並指出貨幣如何成爲資產階級的工具，而加速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及其腐朽過程。斯大林同志嘲笑過想藉『聯邦準備制度』來防止經濟恐慌的企圖（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他指出，恐慌會如何同樣地襲擊着信用、貨幣及長期債務等，而瓦解了在各國間及各該國內各社會集團所確立的傳統關係（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他更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貨幣流通的『最神聖的東西』——金準備，業已不能無條件地維持資本主義幣制的穩定（一九三三年，黨中央委員會一月全體會議上『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總結』報告）。

如上所述，由於列寧與斯大林對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給予了革命性的發展，因而赤裸裸地揭穿了作爲資產階級工具的作用；並且證實了貨幣並不是資本主義『有計劃的組織』的工具，而是加強它的矛盾的工具。

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社會教育會議的報告中，列寧認

過，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若干有遠見的社會主義者就主張貨幣是不能一舉廢除的。實際上在『共產黨宣言』或『共產主義原理』中，也可看到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有利用信用制度必要的馬恩的主張。馬克思與恩格斯理論的出發點是：預料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時，不可能立刻就廢除貨幣；並且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無產階級專政也有利用貨幣的必要。

如何纔能夠從使用貨幣過渡到廢除貨幣關係，關於這一點，馬恩並未加以論述。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把社會主義社會描寫成既沒有貨幣，也沒有商業，而是用勞動票或物品券領取社會生產品的社會（例如：『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資本論』第二卷）。

馬恩的這個原理，首先是說明馬克思在研究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時（見『哥達綱領批判』），着重在各取所值原則與各取所需原則的差異問題；至於社會應該如何把消費資料分給自己的勞苦大眾，這件事馬克思並未分析過。恩格斯也是一樣，在他的『反杜林論』中，其着重點並不是過渡到共產主義時的貨幣作用如何，而是在於駁斥杜林那種沒有共產主義生產也可能實行共產主義分配的謬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大眾能夠完全得到他們的勞動生產品而不受絲毫削減，這種見解是與社會主義的現實不相符合的。同樣，他們也沒有提起這個問題：工人階級專政後，將用什麼工具去衡量勞動與消費？在社會主義的各種條件下，衡量社會的勞

動量與按勞付酬的社會工具又是什麼？

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流過程大概不會存在。但對於如何從商品流通過渡到從社會倉庫去直接分配的問題，馬恩並未給以解答。他們用最抽象的理論來解釋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祇闡明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各種基本特徵。

用最抽象的理論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有兩個原因：第一，這和他們那種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在所有主要國家能同時勝利的理論相聯繫着；第二，他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觀，一般雖然根據社會發展的各種規律，特別是根據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知識，但却不是根據當時所未有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

『到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完了以前為止，貨幣一直是必要的。』斯大林這種先見，乃是社會主義建設全部經驗之理論的總匯，是馬克思貨幣理論的發展。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過，在社會主義經濟下，各人的勞動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的構成部份而存在，所以生產各種生產品的勞動，並不以其物化的本體來表現這些生產品的價值。馬克思這句話具有很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樣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商品經濟下，商品生產者不是個別地、而是平均地取得自己生產品的等值，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下則與此相反，勞動大眾是個別地按勞取酬。

以上幾點極為重要。正像社會主義社會全部經驗所顯示的那樣，這並不意味着價值法則既不存在，直接的勞動計算就有可能；交換形態的商業既經廢除，貨幣也就沒有必要了。馬克思說社會勞動日是個人勞動日的總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到這一點時，馬克思既然致力反駁了拉薩爾『全勞動生產品』的主要原理，那末，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中所殘留着的社會勞動差別問題，自然就認為沒有意義了。他是以抽象的方法來觀察社會主義的勞動的。然而在實際上，既然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依然存在，階級的差別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直接的勞動計算是不可能的。依靠單純的工時測定去衡量參加社會勞動的份量，是辦不到的。因此，用工時去直接計算勞動量也是不可能的。

價值法則雖然不存在，但並不等於就沒有商品。不消說，這裏所說的商品，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都是與資本主義下全然不同的商品。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曾這樣寫道：『……國家的生產品是與農民交換食糧的社會主義工廠的生產品，已不是經濟學上的商品，一言以蔽之，它不是單純的商品，它已經成為沒有商品性質的商品了……』（『列寧全集』第二六卷，三七〇頁）。

所以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品，並不是過去經濟學上所說的商品。它是在史無前例的特種商業上，具有蘇維埃商業機能的特殊商品。這種商品不是按着盲目性法則而生產

的。同時它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勞動生產品。因為它並不被直接分配，而是經由商業系統配銷的緣故。蘇維埃商品，在生產商品所費的社會勞動與商品的具體使用價值之間，並沒有內在的矛盾。在這裏，商品形態祇是表現城鄉間、各邊區各省間以及各經濟部門間有計劃的社會主義交換組織的獨特方式，祇是表現社會主義勞動生產品通過蘇維埃商業機構，將生產品配銷於消費者的獨特組織罷了。

最後，馬克思並未研究社會主義企業管理方法以及計算、管制的方法，這是因為在那時還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所以不可能做這樣的研究。

列寧與斯大林研究了無產階級專政怎樣利用貨幣的問題，研究了怎樣使貨幣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工具的問題。

聯共（布）黨綱規定：『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初階段，在生產品的共產主義的生產與分配尚未組織健全期間，不可能廢除貨幣。』（『聯共（布）黨綱』一五頁）

不過，若想廢除貨幣，必須空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須有龐大的組織及技術上的成就。列寧說過：『若想廢除它（貨幣——著者）就得給數千萬人調整生產品的分配。這是需要長年累月時間纔能完成的事業。』（『列寧全集』第二四卷，三〇一頁）

列寧的蘇維埃貨幣理論，乃是根據過渡期間各種現實的詳細研究，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而發展起來的。遠在一九一八年列寧就已經確定了計算與管制的任

務，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他就強調過不能立刻廢除貨幣。

由於過渡到新經濟政策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經濟政策的問題，使列寧對蘇維埃的貨幣理論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列寧指出貨幣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說：必須利用貨幣這個槓桿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民經濟合作化的工具。

他強調為穩定蘇維埃盧布而鬥爭的重大意義。

斯大林同志把列寧的這個指示發展成為有科學基礎而且完整的蘇維埃盧布理論，也就是社會主義的貨幣理論。

研究工人階級專政各種條件下的貨幣作用問題，這和列寧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原理，即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一國之內勝利的理論有着密切的聯繫。沒有這種理論就不可能理解蘇維埃貨幣的本質。

祇有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領導的決定作用及克服蘇聯的一切內在矛盾，全是藉着與農民聯盟的無產階級的力量、對資本主義各因素作了階級鬥爭的結果的這種理論，纔能夠說明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工具——貨幣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席上說：就是在小商品經濟佔優勢的時候，社會主義的經濟部門也保持着領導作用的我國經濟，是轉向到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的工具，在原則上已基本改變了它的意義，這個工具已經不利於資本主義而為社會主義服務了。斯大林又說：到了社會主義階段也並不能廢除蘇維埃貨幣，而貨幣却正是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上所必要的。

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接見外國工人代表席上說明廢除貨幣的必要條件時，曾說：

『我們必須把能計量並滿足全國城鄉需要的轉運和分配機關，都調整到像各人核計自己各種收支預算那樣準確的程度纔行。並且，到我們完成了這一切工作時，也就到了不需要貨幣的時期。不過，達到這種地步，還有一段很遠的路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九版，三〇八頁）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席上，斯大林同志曾強調：生產品的交換，祇能由合理調整過的蘇維埃商業來代替。貨幣必須促進蘇維埃商業的普遍發展，而吻合於社會主義的利益。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完了以前，貨幣一貫是必要的。

生產社會化，就它的本身來說，並不具備過渡到生產品直接交換的一切條件。爲了能夠有組織地過渡到生產品的直接交換，須有蘇維埃商業這門特殊的知識，用以滿足人民隨物質生產水平日益提高而俱增的各種慾望。必須致力學習增加生產，以便把勞動生產品不斷地由生產部門供給消費者，並滿足各種與日俱增的複雜需要。這就是如何能把愈益增多的大量商品供給消費者，與如何能滿足日益增加的各種嗜好及慾望的能力問題。

斯大林同志曾說：

『總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縮減個人的慾望，而是意味着它的全面擴大與旺盛。更不

是限制或否定個人慾望，而是要全盤地充分地滿足文化發達的勞動大眾的一切慾望。』（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八六頁）

爲了能夠過渡到生產品的直接交換，必須提高全部商品流通事業的技術水平與組織水平；並且須有高度的商業組織以及能隨客觀需要而調整的機構。

於是貨幣便成了蘇維埃商業組織及其正常發展的最重要的推動力。

這也就是斯大林同志給貨幣下了以下定義的理由：

『貨幣，是爲了全面地發展蘇維埃商業，以創造生產品直接交換的條件，而由蘇維埃政權所掌握的適合於社會主義利益的資產階級經濟工具。』（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七六頁）

上述的貨幣定義，清清楚楚地指出了貨幣的作用，它一方面是發展蘇維埃商業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成爲消除蘇維埃商業的手段。

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社會主義社會最重要的任務。已明載於蘇聯斯大林憲法第十二條。

爲了實現這個原則，必須鼓勵每一勤勞人民特別關切自己的勞動效果。因而對物化在勞動中的勞動量與取自社會的報酬多寡，必須有嚴格的計算與管制的組織。祇有對於勞動與消費有了最嚴格的計算與管制，纔能保證澈底廢除平均工資制；纔能保證實現按勞取酬的原則；纔能保證

培養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而加速提高勞動生產率。向平均工資制作鬥爭，乃是貨幣的計算與管制的最重要任務。

『平均工資制是農民的觀點，是起源於平均分配一切財富的心理，即原始農業「共產主義」的心理。平均工資制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毫無共通之點。』（『斯大林與艾米爾·魯道爾夫會談紀要』一九三八年版，一三頁）

共產主義者堅決地向平均工資制作鬥爭的理由是很明顯的。社會的計算與管制，當然不能歸結於貨幣的計算與管制。那是一切管理機關的工作，是全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管制。這種全人民的管制與計算的最重要工具，是用貨幣來作計算與管制，就是以貨幣來表現勞動的結果，並以之作爲購買一定數量生產品的單位。

越是圓滿地調整好蘇維埃的商業，就越能夠澈底地實行按勞取酬的原則。越是圓滿地組織好蘇維埃的商業，也就越能夠刺激大批品質優良的商品的生產；蘇維埃商業越有條理地把商品供給消費者，那末也就越能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

關聯着廢除物品券與愈加廣泛地過渡到蘇維埃商業，黨會認爲貨幣工資正是調整勞動與消費的現實尺度，這是很顯然的。

各社會主義企業的計算與管制組織具有重大的意義。爲了促進國家企業的計算與管制，並刺激各企業完成生產，商品交易及社會主義的蓄積等計劃，就應該依照經濟核算制來管理各種企業。這種經濟核算制乃是管理國家企業的

基本方法。

關於經濟核算制的意義，在列寧與斯大林的言論裏以及黨的許多決定裏，都曾再三地強調過。

在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上，如果沒有貨幣，那就不可能實行計算、管制或經濟核算制。在社會主義階段裏，進行一般經濟上的計算時，並沒有另外的工具，因此就產生了藉盧布來進行管制的這種方法。

當對信用改革問題的歪曲理論作鬥爭時，斯大林曾詳細地研究過這個問題。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是在經濟上結合城鄉的必要工具。在社會主義階段，城鄉在生產上的結合，不但沒有廢除商業的聯繫，反倒把沒有大、小資本家存在的蘇維埃商業提到更高的階段。蘇維埃盧布越穩定，城鄉間商品的交流也就越加發展。蘇維埃盧布無論在城市或在鄉村，都促進着生產的發展。蘇維埃盧布在將來更須最後地促成城鄉對立的消滅。

因此，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就給蘇維埃盧布下了這樣的定義：盧布是『加強經濟核算制，並鞏固城鄉間經濟聯繫的最重要槓桿。』（『聯共(布)決議案彙集』第二卷，五八八頁）

我們黨的最重要文件，給蘇維埃盧布下了這樣的定義：盧布是（一）開展蘇維埃商業的工具；及與此任務密切結合的勞動尺度及消費尺度。（二）鞏固經濟核算制的槓桿。（三）加強城鄉間經濟聯繫的槓桿。

這種關於蘇維埃貨幣本質的規定，說明了它所以成為社會主義工具的特殊階級性質。對於蘇維埃貨幣的這種規定，就是指出貨幣在為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在為勞動生產率的空前提高與為共產主義富裕的鬥爭中，以及在為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鬥爭中所有的作用。

以上有關蘇維埃貨幣的一切敘述，都說明了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上，蘇維埃貨幣是勞動的社會性質的直接表現。

貨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一般的等價物，是抽象勞動的物質表現，是社會勞動的矛盾之物化。為抽象勞動之直接的物化的貨幣，從一切商品之中自然地獨立起來，而成為君臨於人類及其他各種商品之上的，具有支配機能的特殊商品。

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社會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且，這種不同的勞動性質，在蘇維埃貨幣中被物化於它特殊的階級本性之中。經濟組織的計劃性與剝削階級的消滅，使社會勞動發展為直接的社會勞動。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即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社會勞動的根本矛盾，在社會主義各種條件下已不復存在了。斯大林在全蘇第一次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報告中，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說：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各人的勞動是自己的事情。高興了你就給資本家工作，不高興你就餓死。這和誰都沒有關係。但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勞動是社會的